

青春

Youth

[南非] J.M.库切 著 王家湘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作品



NLIC2970871179

青春

Youth

[南非] J.M.库切 著 王家湘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 / [南非] 库切 (Coetzee, J. M.) 著; 王家湘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39-3560-3

I. ①青… II. ①库…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南非—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3244 号

原书名: Youth

作者: J. M. Coetzee

Copyright ©J. M. Coetzee, 2002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by J. M. Coetzee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9-25 号

青春

作者: [南非] J. M. 库切

译者: 王家湘

责任编辑: 朱怡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18 千字

印张: 6.25

插页: 6

书号: ISBN 978-7-5339-3560-3

定价: 26.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4
第 三 章	022
第 四 章	038
第 五 章	048
第 六 章	056
第 七 章	065
第 八 章	074
第 九 章	083
第 十 章	094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38
第十六章	146
第十七章	158
第十八章	163
第十九章	175
第二十章	183
译后记	195

第一章

他住在莫布雷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一居室的公寓里，每月房租十一畿尼^①。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赶火车进城，到利维兄弟房地产代理人挂着黄铜牌子的小办公室所在的环街去。他把装着房租的信封交给弟弟 B.利维先生。利维先生把钱倒在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桌子上数。他咕哝着，满头大汗地写好收据。“好啦，年轻人！”他说着挥舞了一下手，把收据递给了他。

他非常注意不晚交房租，因为他是假冒身份住进公寓的。在签租约和给利维兄弟交押金的时候，他报的职业不是“学生”，而是“图书馆助理”，工作单位地址填的是大学图书馆。

这不是谎话，不完全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的任务是在阅览室值夜班。正式的图书馆员多数是妇女，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因为校园在山坡上，夜里太荒凉，渺无人迹。就连他在打开后门，摸索着沿漆黑的走廊找到总闸的时候都感到后脊梁

^① 英国旧金币，1 畿尼约等于 1.05 英镑。南非曾为英联邦国家，旧属英镑区，故流通英国货币。

发冷。职员五点钟回家的时候，坏人躲在书库里，然后搜窃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在黑暗中等着伏击抢他这个夜班助理的钥匙，那简直太容易了。

很少学生利用晚间开馆的时间，甚至很少人意识到图书馆晚上开放。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他每晚这十先令挣得很容易。

有时他想象一个穿白色衣裙的漂亮女孩信步走进阅览室，闭馆的时间到了以后仍心不在焉地逗留其中；他想象带着她去参观书籍装订室和目录室里的秘密，然后和她一起出现在星光闪闪的黑夜中。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图书馆的工作不是他唯一的职业。星期三下午，他协助数学系辅导一年级学生（每星期三英镑）；星期五他选用莎士比亚的喜剧给读学位的学生上戏剧课（两英镑十先令）；傍晚他受雇于龙德博斯区的一家应试复习学校，指导笨蛋应付入学考试（每小时三先令）。假期中他给市政府工作（公共住房部），从住户调查中获取统计数据。总的说来，当他把挣的钱加在一起，日子还不错——不错到能够付房租和大学的学费，活下去，甚至还能存一点钱。他也许是只有十九岁，但是他已经自食其力，谁也不依靠了。

他把身体的需要当作一件简单的常识中的事情来对待。每个星期日他把腔骨、豆子和芹菜煮成一大锅汤，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星期五他到盐河市场去买一箱苹果或番石榴或不管什么

应季水果。每天早晨送牛奶的人在他门口放一品脱牛奶。牛奶用不完的时候，就放在一只旧尼龙袜子里，挂在洗涤槽上让它变成奶酪。剩下就是在街角小店里买面包。这是会得到卢梭赞同的食物，柏拉图也会。至于衣服，他有一套好的上衣和裤子在上课时穿。其他嘛，他尽量使旧衣服穿得长久一些。

他在证明着这一点：每个人是一座孤岛，你不需要父母。

在有的夜晚，当他穿着雨衣短裤和凉鞋跋涉在主街上，头发被雨打湿，贴在脑袋上，过往汽车的车灯照在他身上，他会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么怪。不是古怪（看上去古怪还有点不同于一般之处），只是怪。他恼怒地咬着牙，加快了步伐。

他身材细长，四肢柔软灵活，不过也很不结实。他很想有吸引力，可是知道自己不吸引人。他缺乏某种关键的东西，线条清晰的脸形。小孩子的某些特点仍残留在他脸上。要多久他才不再是个小孩子？什么东西能够治好他的孩童气，使他成为一个男人？

能够治好他的东西，如果来到的话，那将会是爱情。他也许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确实相信爱情和爱情的力量。那个他所爱的人，命中注定的人，将会立刻透过他呈现出的怪的，甚至单调的外表，看到他内心燃烧着的烈火。同时，单调和样子怪是他为了有朝一日出现在光明之中——爱之光，艺术之光——所必须经过的炼狱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将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早就已经确定了的。如果目前他必须是微贱可笑的，那是

因为艺术家的命运就是要忍受微贱和嘲笑，直到他显示出真正的能力，讥笑和嘲弄的人不再做声的那一天。

他的一双凉鞋花了他两先令六便士。鞋是橡胶的，南非某个地方做的，可能是尼亚萨兰，湿了以后就不贴脚。在开普敦的冬天，一连几个星期下雨。在雨中沿着主街行走，有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去拾回滑掉的一只凉鞋。在这种时候，他能够看见开普敦的家道殷实的胖市民，坐在舒适的汽车里经过他身旁时抿着嘴笑。笑吧！他心里想。很快我就要走了！

他最要好的朋友是保罗，和他一样在学数学。保罗个子高，皮肤黑，正在和一个比他大的女人谈情说爱，女人的名字叫埃莉诺·洛利耶，一个碧眼金发的小个子，有种轻快敏捷的美。保罗抱怨埃莉诺情绪多变，抱怨她对他所作的要求。然而他羡慕保罗。如果他有一个漂亮的、世故的、用烟嘴吸香烟、说法语的情妇，他很快就会得到改造，甚至会彻底改观，他确信这一点。

埃莉诺和她的孪生妹妹出生在英国，战后她们十五岁时被带到南非。据保罗说，埃莉诺说她们的母亲过去常常挑动两个女孩子相斗，先对一个表示爱和嘉许，然后又对另一个这样，搞得她们糊里糊涂，让两个人都依赖于她。埃莉诺是两姐妹中比较坚强的一个，她保持住了健全的精神，尽管睡梦中仍然会哭泣，抽屉里还藏着一只玩具熊。然而妹妹有一阵子精神失常

到需要关起来的地步。现在她仍在进行治疗，和死去的老太太的幽灵作斗争。

埃莉诺在城里的一所语言学校教书。自从和她在一起以后，保罗就被吸引到她的圈子之中，这是些住在公园区，穿黑色套头衫、牛仔裤和绳制凉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喝涩味红酒，抽法国高卢牌香烟，引用加缪^①和加西亚·洛尔卡^②的作品，听现代爵士乐。其中一个会弹西班牙式吉他，能够说服他模仿西班牙吉卜赛的低沉悲歌。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晚上熬夜，睡到中午才起床。他们痛恨南非国民党人，但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说，如果他们有钱，就会永远离开黑暗的南非，移居到蒙马特尔或巴利阿里群岛去。

保罗和埃莉诺带他一起去参加在克利夫顿海滨的一所带游廊的平房中举行的聚会。埃莉诺的妹妹，就是对他说过的那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女孩，也是客人之一。根据保罗所说，她和房子的主人正在谈情说爱，此人脸色红润，为《好望角时报》写文章。

埃莉诺妹妹的名字叫杰奎琳。她比埃莉诺高，五官没有姐姐那么纤雅，不过还是很漂亮。她精力充沛，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话的时候手老比画。他和她相处甚好。她没有埃莉诺那么刻薄，为此他感到宽慰。刻薄的人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疑心

①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

②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他一转过身去他们就说他的俏皮话。

杰奎琳建议到海滩上去散步。他们在月光下手拉着手（这是怎么发生的？）散步，一直走到海滩的尽头。在岩石间一个隐蔽的地方，她转过身来向着他，撅起嘴唇，要他吻她。

他回应了，但是很不自在。这会怎样发展？他以前可没有和比他大的女人做过爱。要是他达不到标准怎么办？

他发现结果是一直做到了头。他没有抗拒地听从了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这个行为，甚至在最后假装激动得身不由己。

事实上他没有激动得身不由己。不仅有沙子的问题，哪儿都钻进了沙子，还有个令人十分烦恼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要把自己给他。会不会在闲谈的过程中，她察觉了燃烧在他内心的秘密火焰，那表明他是一个艺术家的火焰，这可信吗？或者她就是一个女性色情狂，当保罗说她“仍在进行治疗”时，是不是正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在警告他这一点？

在性方面，他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如果男人没有得到做爱的乐趣，那么女人也不会得到——这一点他知道，这是性生活的规则之一。但是在没有成功的那个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只要再在一起，就必定会想起他们的失败，因而感到难堪吗？

很晚了，夜的寒意重了。他们默默地穿好衣服，回到了带

游廊的平房，聚会已开始散了。杰奎琳取来鞋子和手提包。
“再见。”她匆匆吻了吻主人的面颊说。

“你要走？”他问。

“是的，我让约翰搭我的车回去。”

他们的主人一点也没有现出窘态。“那就玩个高兴吧，”他说，“你们俩都玩个高兴。”

杰奎琳是个护士。他以前没有和护士在一起过，但是大家公认的看法是，由于她们的工作是和病人、垂死的人打交道，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护士们变得对道德持无所顾忌的态度。医学院的学生盼望他们能够在医院上夜班的时候的到来。他们说，护士们闹性饥荒。她们随便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性交。

然而杰奎琳可不是个一般的护士。她是盖伊医院出来的护士，她很快就告诉他，她是在伦敦的盖伊医院接受助产培训的。她在长达膝盖的、带有红肩章的束腰外衣的胸口佩戴了一枚小小的铜徽章，一枚有头盔和长手套及铭词的徽章。她不是在赫罗特·斯胡尔那家公立医院里工作，而是在一家私立疗养院，那儿工资高一些。

在克利夫顿海滨发生那事两天以后，他往护士宿舍打电话。杰奎琳在入口处的大厅里等候他，一身出门的打扮，他们立刻就离开了。从楼上一个窗户里伸出许多脸看他们；他意识到别的护士好奇地朝他看。对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来说他太年轻了，显然太年轻了；而且，他衣着灰暗，没有汽车，显然也不是什

么有价值的猎获物。

不到一个星期，杰奎琳离开了护士宿舍，搬到他的公寓来和他同住。回想起来，他不记得邀请过她，他只是没有能够拒绝她。

他以前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住过，更是绝对没有和一个女人、情妇一起住过。即使在孩童时代，他也有门可以上锁的自己的房间。他在莫布雷的公寓只有一个长形的房间，进口的过道通进厨房和卫生间。他可怎么挺得过去？

他尽量用欢迎的态度对待这个突如其来的新伴侣，尽量为她提供空间。但是几天之内他就开始对凌乱的盒子和箱子、到处乱扔的衣服以及肮脏的卫生间感到愤然了。他惧怕标志着杰奎琳下白班到家了的小型摩托车的轰轰声。虽然他们仍旧做爱，他们之间越来越沉默。他坐在书桌旁假装全神贯注在书上，她在屋子里晃来晃去，得不到理睬，于是叹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她老是叹气。她的神经官能症就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果确实是神经官能症的话：叹气、觉得疲劳、有的时候不出声地哭。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精力、笑声和大胆已逐渐减少，完全消失了。那晚的快乐看来仅仅是片刻间打破了愁云，酒精的影响，或者甚至是杰奎琳做出的表演。

他们一起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杰奎琳上床以后没完没了地谈利用过她的男人，谈想要取代她的思想、把她变成他们的傀

偏的给她做治疗的人。他心里琢磨，他是这些男人中的一个吗？他在利用她吗？她有没有对别的男人抱怨他？她讲着讲着他就睡着了，早晨醒来时满脸憔悴。

不论用什么标准，杰奎琳都是个有吸引力的女人，他不该消受这样有吸引力、这样老练和这样世故的女人。坦率的实情是，如果不是因为孪生姐妹间的竞争，她是不会来和他同床共枕的。他是她们两个人棋局中的一枚卒子，早在他出现前很久就开始了的一局棋——在这一点上他不存在任何幻想。然而受到青睐的是他，他不应该对他的运气有任何怀疑。这儿是他，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同居，一个阅历很深的女人，在盖伊医院的工作期间和（她自己说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一个波斯人睡过觉。如果他不能声称她爱的是自己这个人，至少这件事给了他一个机会来扩展他在性爱领域上的教育。

这是他的希望。但是在疗养院上了十二个小时的班，然后是一顿白汁沙司浇菜花的晚饭，跟着是一个闷闷不乐、沉默无言的晚上，杰奎琳无意于慷自己的慨。如果她还拥抱他一下的话，也只是敷衍而已。既然两个陌生人把自己一同关在了如此拥挤和毫无舒适可言的生活空间里，如果不是为了性交，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待在那儿呢？

危机爆发了。他不在公寓的时候，杰奎琳翻出了他的日记，读到了他关于他们共同生活的记载。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她在打点东西装箱。

“怎么啦？”他问。

她紧闭着嘴唇，指了指打开放在他书桌上的日记。

他勃然大怒。“你不用想阻止我写东西！”他发誓说。这话不合逻辑，他知道。

她也非常生气，但是是一种强忍着的更深的怒气。“如果你所说的那样，你觉得我简直是个难以形容的负担，”她说道，“如果我在破坏你的安宁和清静，以及你的写作能力，让我告诉你我这边的想法，我一直都痛恨和你在一起生活，痛恨其中的每一分钟，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自由。”

他本应该说的是，人不应该看别人的私人文书。事实上，他应该把日记藏起来，而不是随便放在可以找得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危害已经造成了。

他看着杰奎琳打点东西，帮助她把包捆在小型摩托车的后座上。“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之前先留着钥匙。”她说。她猛地戴上头盔。“再见。我对你真的很失望，约翰。你可能很聪明——我不清楚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实在太不成熟了。”她踢了一脚启动脚蹬。发动机没有着，她又踢了一脚，再一脚。空气中泛起了一股汽油味。汽化器里汪了油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它干。“到屋子里面来等吧。”他提议道。她一脸冷漠地拒绝了。“很遗憾，”他说，“对所有的一切。”

他走进屋子，把她留在了小巷里。五分钟后他听见发动机

发动的声音，小型摩托车轰鸣着开走了。

他感到遗憾吗？当然他很遗憾杰奎琳读到了她读的那些东西。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写这些东西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写的目的就是让她读到它？把他的真实想法放在她肯定会发现的地方，这是不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把不敢当面对她讲的话告诉她？到底什么是他的真实思想？有些日子他感到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或者至少不是一个人过很幸福，甚至感到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别的日子他的感觉很不一样。哪一个是真的，幸福、不幸还是两者的中和？

什么应该被允许写进他的日记，什么应该永远被埋葬，这个问题深深影响了他所有的写作。如果他对自己进行审查，不表现卑鄙的感情——如对自己的公寓被侵犯的愤恨，或为自己作为情人的失败感到的羞耻——那么这样的感情又怎么可能加以变形使之成为诗歌呢？而如果诗歌不能成为他从卑鄙到高尚的变化的媒介，那又何必去写什么诗呢？此外，谁能够说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感情是他的真实感情？谁能够说在笔移动的每一个时刻他都是真正的自己？此一刻他可能真正是他自己，彼一刻他可能仅仅是在杜撰。他怎么能够肯定地知道？他为什么甚至想要肯定地知道？

事物很少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这才是他应该对杰奎琳说的话。然而，有什么机会指望她能够理解呢？当那卑鄙的文本和她自己认为情人并不爱她，甚至并不喜欢她的怀疑如此一致

的时候，她怎么能够相信，他在他的日记里读到的不是她的伴侣在那些沉重的、沉默和叹息的晚上，心里出现的真实思想，卑鄙的真实思想，而相反是虚构的，许多可能的虚构中的一个，其真实性只是在文艺作品所称的真实的意义上的真实——对作品本身真实，对它内在的目标真实？

杰奎琳不会相信他，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有时他认为他什么也不相信。但是说到底，事实仍然是，他第一次试图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以失败而不光彩地告终了。他必须回过头来独自生活，这将是极大的轻松。但是他不可能永远独自生活。情人是艺术家生活的一个部分：即使他小心地绕过婚姻的陷阱，而他肯定会这样做的，他也得找到一种和女人一起生活的方式。艺术不可能仅从匮乏、渴望和孤独中得到滋养，还必须要有亲昵、激情和爱。

毕加索，这个伟大的，也许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一个活榜样。毕加索爱上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和他同居，分享他的生活，做他的模特。出自和每一个新情妇间燃烧起来的新激情，那些被机遇带到他的门口的朵拉和派拉们在永恒的艺术中得到了新生。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他呢？他能够保证自己生活中的女人，不仅是杰奎琳，而是将来所有想象不到的女人，会有和毕加索的女人们相似的命运吗？他很愿意这样相信，但是他有自己的疑虑。只有时间才能知道他是否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决不是毕

加索。他整个的感受力和毕加索的不同。他比他文静、忧郁，更有北方特点。他也没有毕加索的具有催眠力的黑眼睛。如果他会试图使一个女人变形的话，也不会像毕加索做得那么残酷，把她的躯体像火光熊熊的炉子里的金属那样弯过来拧过去。反正作家和画家不一样：他们更顽强，更巧妙。

所有卷进艺术家生活的女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吗：她们最坏或最好的东西被提取出来，穿插到小说中去？他想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埃莱娜。埃莱娜是作为托尔斯泰的一个情妇开始的吗？她有没有猜测过，在她离开人世很久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男人会贪恋她美丽的赤裸的双肩？

一切都必须这么残酷吗？肯定会有这样一种同居的形式，男人和女人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生活，然而仍然继续沉湎在各自的内心探索之中。和杰奎琳的恋爱事件注定要失败的原因是这个吗：由于她自己不是一个艺术家，她体会不到艺术家需要内心的孤独？如果杰奎琳是，譬如说雕塑家，如果留出了公寓的一角给她去凿她的大理石，而在另一角他斟字酌句，他们之间的爱情会成功吗？这是否就是他和杰奎琳的故事的真谛：艺术家最好只和艺术家谈情说爱？